



《本草纲目》药名词汇的认知研究

涂海强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草纲目》药名词汇的认知研究

涂海强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草纲目》药名词汇的认知研究 / 涂海强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308-15962-3

I. ①本… II. ①涂… III. ①《本草纲目》—药物名
称—词汇—研究 IV. ①R281.3②R2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1662 号

《本草纲目》药名词汇的认知研究

涂海强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张小苹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12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962-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	(1)
一、《本草纲目》体例	(1)
二、《本草纲目》的内容	(2)
三、《本草纲目》的作者	(2)
四、李时珍的科学思想	(3)
第二节 选题依据	(4)
一、《本草纲目》的语言特点及语料价值	(4)
二、研究现状	(7)
第三节 《本草纲目》药名研究方法——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背景	(16)
一、穷尽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16)
二、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	(16)
三、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7)
四、内省的研究方法	(17)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17)
第一章 药名词汇范畴化的认知与考察	(19)
引言	(19)
第一节 药名词汇的层次范畴分析	(20)
一、水禽类范畴	(21)
二、原禽类范畴	(23)
三、林禽类范畴	(25)
四、山禽类范畴	(27)
第二节 药名词汇的语义范畴描写	(29)
一、山草类语义范畴	(31)

二、芳草类语义范畴·····	(31)
三、隰草类语义范畴·····	(32)
四、蔓草类语义范畴·····	(33)
五、水草类语义范畴·····	(34)
第三节 小结 ·····	(34)
第二章 药名词汇隐喻命名的类型 ·····	(36)
引言 ·····	(36)
第一节 隐喻命名复音词的类型 ·····	(38)
一、喻体·····	(43)
二、喻体+本体·····	(92)
三、本体+喻体 ·····	(117)
四、喻底 ·····	(119)
五、喻底+本体 ·····	(121)
六、本体+喻底 ·····	(122)
第二节 小结·····	(123)
第三章 药名词汇命名的映射方式与分布·····	(124)
引言·····	(124)
第一节 喻体与本体的映射方式·····	(126)
第二节 具体与抽象的映射分布·····	(131)
一、形态域 ·····	(131)
二、功能域 ·····	(138)
第三节 小结·····	(148)
第四章 药名词汇命名的意象图式·····	(150)
引言·····	(150)
第一节 语音图式·····	(152)
一、讹音形式的语音图式 ·····	(152)
二、拟声形式的语音图式 ·····	(153)
三、音译形式的语音图式 ·····	(154)
四、避讳形式的语音图式 ·····	(155)
五、隐语形式的语音图式 ·····	(155)
第二节 部分——整体图式·····	(155)
第三节 感官图式·····	(156)

第四节 空间图式·····	(160)
第五节 文化图式·····	(160)
第六节 事件图式·····	(162)
第七节 实用图式·····	(163)
第八节 复合图式·····	(164)
第九节 小结·····	(165)
第五章 药名词汇命名的运行机制与理解模式·····	(166)
引言·····	(166)
第一节 运行机制·····	(167)
一、相似性比较 ·····	(167)
二、特征匹配 ·····	(170)
三、语境关联 ·····	(174)
四、跨域映射 ·····	(177)
五、主观性 ·····	(178)
第二节 理解模式·····	(181)
一、命名的结构形式 ·····	(182)
二、命名的参照模式 ·····	(185)
第三节 小结·····	(190)
第六章 药名词汇在方言域中的认知与考察·····	(192)
引言·····	(192)
第一节 词汇称谓·····	(193)
一、蕲州方言中药名沿用文献中药物名称 ·····	(194)
二、《本草纲目》“正名”称谓的音节增减 ·····	(200)
三、改换《本草纲目》“正名”称谓,用“别名”·····	(208)
四、方言“别名”沿用“正名”称谓 ·····	(219)
五、“正名”称谓弃而不用,方言也无“别名”称谓·····	(236)
第二节 语音变异·····	(236)
一、声韵调表 ·····	(236)
二、声韵调特点 ·····	(237)
三、注音方式 ·····	(238)
第三节 小结·····	(240)

第七章 结 语.....	(242)
引言.....	(242)
第一节 范畴化与语义范畴.....	(243)
第二节 隐喻命名特点.....	(243)
第三节 方言域的认知与考察.....	(245)
第四节 留待解决的问题.....	(245)
参考文献.....	(246)
附录 1:《本草纲目》药名词汇语料	(271)
附录 2:《本草纲目》药名注音资料	(329)
后 记.....	(342)

绪 论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所著,它是一部系统总结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用药的治病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自刊行于世后,曾被翻译成法、日、德、英、拉丁等多种语言文字,流行世界各国,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对中国乃至全人类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部不朽的医学文献。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本草纲目》中的药名,即李时珍在“释名”、“集解”中收录的药名(包括正名与别名)。

一、《本草纲目》体例

《本草纲目》成书于1578年(明万历六年),全书190万字,共52卷,载1892种药物(新增药物374种),附方11096个,附图1160幅。全书分16部60类,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部。其中,前4部归属矿物,第5部至第9部归属植物,第11部至第16部归属动物,而第10部服器部统属服帛类、器物类等各种药物。16部中每部下又分成若干类,比如草部分成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等8类;木部分成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等7类,其余矿物、动物、服器等部依此条例分类,共分60类。在类下介绍每种药物时,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纲举目张”的编纂体例,以“正名”为纲,以“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和“附方”为“目”。“释名”主要解释和介绍药物别名或命名由来与演变,考释或质疑同物异名的名称归属。“集解”部分主要详述药物的出产、生境、形状、颜色、采集、栽培等内容。“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栏的内容为本书研究药名也提供了佐证,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如“正误”辨真伪、“修治”记炮制方法、“气

味、主治、发明”明药性与功用,“附方”说明药物的具体运用。

二、《本草纲目》的内容

《本草纲目·序》:“时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古有本草一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①这是当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李时珍上书拜谒王世贞托他写序时信中所言。可见,《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呕心沥血之著,考订药名旁征博引,内容主要是解释药名的得名之由,详加考察药名的形态、地理环境、生长特点、气味并说明主治功能,附录药方。根据体例,《本草纲目》并非所有药名都标注“目”范畴内容,存在缺省标注现象。但这并不影响《本草纲目》在世界医药史上的地位。如李时珍在“夏枯草”【释名】里列举了同物异名的词语,如“夕句”、“乃东”、“燕面”、“铁色草”,并引用文献解释隐喻命名理据。【集解】里面罗列了《名医别录》和《本草衍义》以及自己通过与周围世界的体验与感知,对“夏枯草”的生境、苗、叶、茎、花色等特征作了详细的描写。【正误】辨析了“郁臭”与“夏枯草”的区别,前者后枯结子,后者先枯无子。【气味】描写了茎叶味苦、辛、性寒的特点,但无毒。【主治】表明了“夏枯草”的用途。【发明】记载了用药的方法与功效。【附方】收录了一些方剂。“夏枯草”没有【修治】一项,因为在【发明】中提到了使用方法,除特别说明外,一般没有必要再列【修治】一项。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但一般药物都具有气味和主治两项内容,因为它是治病救人最为关注的焦点信息和核心信息。

三、《本草纲目》的作者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人。其父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学精医,曾被当时的王侯所器重,聘为太医,著述甚多。

^① (明)李时珍著,刘衡如校注:《本草纲目》上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年,第 1 页。

李时珍从 1552 年开始撰写《本草纲目》，费时 27 年，其间三次易稿，于 1578 年完成”^①。

李时珍因其医学成就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莫斯科大学展览馆陈列了世界科学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就有李时珍的雕像。他与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人一同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李约瑟还专节介绍李时珍的生平，题名为《药物学家之王》^②，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响。李时珍著述《本草纲目》历时 27 载，书在刊印过程中突然病故，是年 76 岁。他生前未能怀揣自己的杰作实为遗憾，但《本草纲目》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由于历史浩荡，有关李时珍事迹的史料相当简略，但后人从这部巨制中探究到了他的学术思想、医学成就和人格魅力。

四、李时珍的科学思想

《本草纲目》的撰写过程、编写体例和药名的“释名”、“集解”都充分体现了作为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品质，相关成果喜人，现简要介绍：

1. 实践精神

实践体验是获取知识的可靠来源。为编写《本草纲目》，李时珍谦虚好学，深入民间，广泛地向农民、樵夫、猎户、渔人、铃医、手工艺者等请教。他详细考察每种药物的生境、气味，苗、叶、花、茎、实的特征、功能，采摘季节与药用方法，为此他还专门开辟“百草园”。《本草纲目》中的“集解”就是他通过实践观察和身心经验所得。如《本草纲目·草部·山慈姑》中“集解”载：“山慈姑处处有之。冬月生叶，如水仙花之叶而狭。二月中抽一茎，如箭杆，高尺许。茎端开花白色，亦有红色、黄白色者，上有黑点，其花乃众花簇成一朵，如丝组成可爱。三月结子，有三棱。四月初苗枯，即掘取其根，状如慈姑及小蒜，迟则苗腐难寻矣。根苗与老鸦蒜极相类，但老鸦根无毛，慈姑有毛壳包裹为异尔。用之，去毛壳。”他还把药物制成标本，详加辨析，如他在《蕲蛇传》里所载的“白花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时参阅医药书籍 800 余种，他采取田野式的调查方法，足迹曾远涉江西、江苏、安徽、南京、四川等险山恶水，可谓“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因此，通过实践考察和经验认知，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整理、收集了大量的医药文献，这些都奠定了他成为世界卓越医药科学家的基础。

① 宋大仁：《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和〈本草纲目〉》，《自然杂志》1983 年第 12 期。

② 潘吉星：《李时珍——李约瑟——鲁桂珍》，《大自然探索》1993 年第 2 期。

2. 分类法思想

李时珍科学务实的实践精神,打破了明代以前有关本草的“三品分类法”^①。他通过观察草、木、虫、鱼、鸟兽的特征和产地、环境、生长季节等因素,采取类比、分析、归纳、演绎、推理的方法论,构筑了《本草纲目》的分类体系,即把动物、植物、矿物等药物分为16部60类。^②这在药物分类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时珍的科学精神铸就了《本草纲目》,使它成为世界医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本草纲目》永垂不朽,值得所有研究者给予崇高的敬仰。因此,李时珍和《本草纲目》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二节 选题依据

一、《本草纲目》的语言特点及语料价值

1. 语言特点

《本草纲目》是浅近的文言文,它作为传世的医籍文献在世界中医药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也是我们研究医学用语和语言词汇的重要语料。李时珍对药名的“释名”和“集解”虽有文言成分,但也体现了语言的专业性、口语性、地域性的特点,这与《齐名要术》^③的语言特点类似。

第一,专业性。

《本草纲目》是中医药专著,其医学用语有的专业性比较强,讲究实践性。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P₁₀₁₉)^④对“地黄”的释名,李时珍引用《大明一统志》曰:“生者以水浸验之。浮者名天黄,半浮半沉者名人黄,沉者名地黄。入药沉者为佳,半沉者次之,浮者不堪。”又第十六卷(P₁₀₅₆)对“决明”的释名,时珍曰:“此马蹄决明也,以明目之功而名。又有草决明、石决明,皆同功者。草决明即青

① “三品分类法”语出《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和《神农本草经·序》,指“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唐)王冰撰注,鲁兆麟等点校:《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第七十四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② 这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认知主体(李时珍)通过身体体验与周围世界的感知觉互动形成的认知方法。药名的释解,16部60类的分类体系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理论和范畴化理论。

③ 汪维辉:《〈齐名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

④ 指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版《本草纲目》校注本的页码,下同。

菴子,陶氏谓妻蒿是也。”对“地黄”、“决明”的释名,体现了医学专业知识在区分不同药物中的具体运用。

第二,口语性。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实地调查所著。《本草纲目·序》“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他躬身实践,能体会民生疾苦,因此在编纂《本草纲目》时语言尽量口语化。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二卷(P₇₆₇)对“三七”的释名,时珍曰:“彼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垢粘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词语“合”(意思是“愈合”)、“左三右四”、“漆垢”口语性非常强。《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P₁₀₅₃)“迎春花”,时珍曰:“处处人家载插之,丛生,高者二三尺,方茎厚叶。叶如初生小椒叶而无齿,面青背淡。对节生小枝,一枝三叶。正月初开小花,状如瑞香,花黄色,不结实。”此段话口语词汇比较多,如“处处”、“人家”、“二三尺”、“小椒叶”、“一枝三叶”、“正月”、“不结实”等。李时珍在引据古今经史百家文献和自己释名时语言都富有很强的口语性,以求通俗易懂,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第三,地域性。

《本草纲目》记载的药名在不同地域中有不同的称呼,反映了明代地域方言特点。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五卷(P₉₉₇),对“豨薟”的释名,时珍曰:“韵书:‘楚人呼猪为豨,呼草之气味辛毒为薟。’此草气臭如猪而味薟螫,故谓之豨薟。猪膏、虎膏、狗膏,皆因其气,以及治虎狗伤也。火杵当作虎薟,俗音讹儿尔,近人复讹豨薟为希仙矣。救荒本草言其嫩苗炒熟,浸去苦菜,油盐调食,故俗谓之粘糊菜。”可见,“豨薟”称作“希仙”、“火杵草”、“虎膏”、“狗膏”和“粘糊菜”,都是方言俗称。《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七卷(P₁₁₅₅),对“藜芦”的释名,时珍曰:“黑色曰藜,其芦有黑皮裹之,故名。根际似葱,俗名葱管藜芦是矣。北人谓之葱葱,南人谓之鹿葱。”“藜芦”在南北的不同称呼也是地域方言的反映。又如“山柰”(《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 P₈₅₉),时珍曰:“山柰俗讹为三柰,又讹为三赖,皆土音也。或云:本名山辣,南人舌音呼山为三,呼辣如赖,故致谬误。其说甚通。”这些地域方言特点有的还保留在今天的方言区中。

2. 语料价值

《本草纲目》是我国的医学古籍,从事中国医学研究的人必读此书,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医,也必须熟读此书。因此,《本草纲目》不管是作为医学研究还是语言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草纲目》的语言特点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口语性强的语料,能较好地反映明代语言实际和现代方言的继承性。王云路指出:“口语性强

的语料最接近民间语言,因而最有语言研究价值”^①。比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四卷(P₈₈₅)对“荆三棱”的“集解”：“流习既久,用根者不识其苗,采药者莫究其用,因绿差失,不复辨别。今三棱皆独旁引二根,无直下根,其形大体多如鲫鱼。”(P₈₈₆)“差失”、“辨别”、“大体”都还是今天常用的口语词汇。因此《本草纲目》的可读性很强。

药名作为中国传统中医用药称呼,历史悠久,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同一个药名在不同领域中的使用具有不同的性质。药名在医学领域中使用凸显其术语的性质,在全民共同语中使用也就具有了基本词汇的性质。药名在医域与非医域的使用因此就具有双重性质。比如“菊”作为医籍文献中的药名,人们注重它的药效与功能。它主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而作为基本词汇语素,“菊”成为各种文学体裁创作的意象,如诗、赋、铭、颂等。比如晋陶渊明《饮酒·其五》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晋袁山《松菊诗》“灵菊植幽崖,擢颖凌寒飙”,魏钟会《菊花赋》“何秋菊之奇兮,独华茂乎凝霜”,齐卞伯《玉菊赋》“伫寒丘以弥望,覩中霜之软菊”,晋王淑之《兰菊铭》“兰既春敷,菊又秋荣”,晋嵇含《菊花铭》“煌煌丹菊,翠叶紫茎,诜诜仙神,徒餐落英”,晋成公绥《菊花颂》“先民有作,咏兹秋菊”。

尽管如此,药名词汇具有双重性质,但它不应该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作为专有名词,药名是全民语言的组成部分。作为药物名称,从事医学研究的人对药物的认识比一般人的认识要深刻,赋予了药物名称在药理方面的认识,如“红花”,作为全民性日常词汇,人们关注的是它的颜色,而从事医学的人不仅仅是颜色方面的认知,还赋予了药性方面的理解,比如它有补血和镇静的功效,但它还是全民语言的词汇。李时珍作为药物学家,把人们日常生活的事物来拿医病,赋予药理方面的命名理据,如“菊花”,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医学上对治病有什么好处。李时珍所归类的16部60类药名词汇,对其命名的理解还是属于全民语言词汇的命名理解,与其他事物名称的命名理据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本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从定性和定量方面来考察药名词汇命名理据在认知域方面的特征。

《本草纲目》中的诸多药名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也就带有了全民性、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中国文学史上的药名诗、词、曲等常常以药名作为意象来创作而独具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本草纲目》药名的正名词汇和别名词汇可以作为现代汉语的语料来使用。

^① 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1页。

药名作为语言词汇材料,具有语言符号的特征,它反映了人们的某种信念和思想,体现了药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特性。而且,药名词汇分类的范畴化思想体现了李时珍药物分类学的思想,这从药名的层次范畴分析和语义范畴描写中折射得非常明显。

《本草纲目》的词汇语料比较复杂,既有药理学性质凸显的药名词汇,也有一些尚未确定有药用价值的物类词汇。因为《本草纲目》是以古代中国药学名著闻名于世,但实际上兼有“博物学”的性质。有些内容并非药物,但在李时珍“医食同源”和“万物皆可入药”的观念下,日常家禽和用具也被当作药物来使用,比如禽类范畴的雀、鹰、鸡与属日常用具范畴的古铜钱、古镜等。根据词汇的语源和认知路径,草木虫鱼之名原基本词汇,实物入药,沿用原名,则衍生出“专业名词”义项。综合考虑语料的特殊性和李时珍的释名方式,本书将《本草纲目》的正名词汇和别名词汇当作药名来研究,以突出《本草纲目》词汇的语料价值。

二、研究现状

《本草纲目》是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在医学、生物、化学、哲学、文学、文献、语言文字等学科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已编成《李时珍研究集成》(2003)一书,成果相当丰富,这里总结主要研究成果:

1. 有关文献《本草纲目》

(1) 版本

《本草纲目》自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问世以来,已有80多个版本,而各地书商纷纷翻刻、印刷,致使版本问题突出。20世纪70年代,黄胜自、陈重明(1975)讨论了《本草纲目》当时版本的流行情况,从改图和改说两部分印证了金陵版为正本,安徽合肥张绍棠印的《本草纲目》为误本。80年代,有些学者继续讨论《本草纲目》的版本问题,如邬家林、郑金生(1981),刘中申(1981),马继兴(1984),尚志钧(1988),他们从《本草纲目》的图版对比流行于世的几种版本,厘清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明确初刻胡承龙的金陵本为底本。90年代,集中讨论《本草纲目》的正本、误本问题的,以陈文贵(1992)为代表,认为明代金陵本、夏良心本、钱蔚起本、梅墅烟梦阁本、崇祯间刻本等7个版本为正本,张绍棠的“味古斋本”,亦即“光绪版”为误本。21世纪初,刘山永(2000)在整理、校订《本草纲目》时详查各种版本情况,介绍了金陵版本的板框形制特点,并对比江西等各本,勘正了江西版本中遗漏或错改了金陵本原有的内容。他以金陵本作底本校注《本草纲目》。这就是现在由刘衡如、刘山永父子校注的《本草纲目》,于1998年

10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有的学者就《本草纲目》的版本问题写成博士论文,如李载荣(2004)《〈本草纲目〉版本流传研究》,论文依据各个版本图版的变化划分各版本系统,详加考察各个版本的源流,它是了解各版本使用情况的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

(2) 校勘

校勘研究,主要表现在引文错误、校注的失当、断句有误等方面。引文:如尚启东(1982)指出了《本草纲目》两处引例错误,即“误把苏敬为苏恭、将书名当药名”;王兴国、叶万芳(1995)发现《本草纲目》把李珣误注为唐代人、《广韵》作者误注为孙愐;尚志钧(1987/1996/1997/2000/2004)先后写文章发现金陵本《本草纲目》序例有失误,引文出处《孟诜食疗本草》和《日华子本草》都有失误。他辨析“十剂”的出处,认为徐之才才是误注。林恩燕(1998)从引文中辨别《韵集》收录的文献与《集韵》的区别,认为前者引文讹误。段逸山(2006)在序例中发现《本草纲目》误引两晋人名。校注:如孙启明(1985)对刘衡如点校的《本草纲目》提出了商榷意见,共13条。张瑞贤、先静(1999)指出赵学敏《本草拾遗》纠正了《本草纲目》的许多失误,共36条。曾凤(2002)探析了刘氏父子《本草纲目》的校注。钱超尘(2003)对照刘山永新校注本《本草纲目》,对误描、误改而致讹的地方进行了说明,共54处。断句:尚志钧(1988)辨析了两则断句误例。李从明(1994)举例分析了《本草纲目》误读的5种原因,即“未弄清文义而致误;未弄清语法及逻辑关系而致误;未弄清词语的出处、词义的演变、引文的起止而致误;不熟悉植物花的构造而致误;标点笔误或排版失误而致误”。另外,在文献方面也有学者做了些整理和研究工作,如宋相华(1994)系统地概述了《本草纲目》对《雷公炮炙论》的散佚内容的保存。徐光星(1999)通过《本草纲目》与《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比勘,发现《本草纲目》多收了现在通行本《伤寒论》的15个条例。罗宝珍(2005)论述了《本草纲目》中笔记类文献的价值。周路红(2002/2008)分析了《本草纲目》引用的《说文解字》和《诗经》草类植物的文献,认为“引据文献有助于解释字义、说明字形、例举药名同异现象、解释药名的来源和生长形状”等。王育林、李乐啸、尤海燕(2009)通过雅学文献与本草文献的比较,全面考证《尔雅》所载本草的数目是357种。

(3) 训诂

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训诂之学专著就有很多涉及动物、植物、矿物等的名物考证,如郭璞的《尔雅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以及一些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在引用前人文献方面,内容丰赡、资料详实。殷寄明指出:“训诂学史上有《尔雅》类、《释名》类著作近二十种,对名物称谓的考

释成为专门之学,我们认为名物学是古代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扭结点。”^①后人对传统训诂之学的研究也是贡献颇多,值得参考。如宋书功(2000)简述《广雅疏证》的由来,总结了王念孙的训诂方法,对《广雅疏证》中王氏父子征引大量医籍文献中的词语在训诂学上的贡献作出了公允客观的评价,认为《广雅疏证》大量引证关于医药专业词语的内容有助于理解中医药词语的意义;张其昀(2010)撰文例举《广雅疏证》在训释名物异同关系(同名异物和异名同物)上的精妙之处。

对比传统语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语言学学者从名物训诂的角度集中研究了《本草纲目》释名的方法,归纳总结,评论得失。如戚燕平(1983)从两个方面分析“释名”的训诂实践,认为可从中草药本身客观存在的性、状、味、色等特征,分析药名得名由来;“释名”中体现了传统的训诂方法是以形说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邵冠勇(1989)阐释《本草纲目》的释名发例为义训、音训和形训。谢宗万、唐晓军(1993)指出“释名”对中药品种考证有重要意义,并例举了四种释名方法:从原植物及药材形色气味特征方面考释;从药物的生境、月令、产地等方面考释;从药性、功能、主治等方面考释;从语源、方言、音韵等方面考释。盛九畴(1993)指出《本草纲目》的“释名”具有词源学的价值,分十二类说解药名的命名由来。周路红(2001)从训诂的角度探析了《本草纲目》释名的特点是“运用训诂学的方法;引用训诂学专著;引用书证;阐明命名药物的原由”。对“释名”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是以钱超尘(2003)的《本草名物训诂发展简史》为代表,他对“释名”的体例、内容、特点、谬误、成就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评述,总结了李时珍名物训诂的方法主要是辨物正言,因名推义,因音求义。此后,有的学者还探究了“释名”的训诂特色,如黄潇潇(2007)阐释了《本草》释名的训诂条例和方式,认为《本草纲目》释名采用了语源学系源,是语源研究的宝库。邵则遂(2008)分析了《本草纲目》释名的失误,主要有误拆连绵词,误解外来词,误释借音词,滥用声训法。黄海波、莫德芳、王明(2009)通过“释名”中的音训阐述,展现了“释名”的训诂成就。一些学者又根据“释名”的训诂特征,考释了具体药名,成果显著。如赵尔宓(1978)“药用蛇类名称”考证;陈修源(1991)“草石蚕”考释;赵素云(1991)“庵、白蒿”考;李泽南(1993)“旋花”考释;孙启明(1993)“独角仙”考;陈修源、张平、陈修芬(1993)“十二时虫”考释;张树人(1994)“樗鸡和三白草”考释;马振亚、王惠莲(1994)辨析了九则名物词语,如“落花生”、“五香”、“马勃”等。胡锡琴、陈金柱(2002)从药理上辨析了相近的药物,如“夏枯草与夏至草”、“肉桂与桂皮”、

① 殷寄明:《汉语语源义初探》,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党参与明党参”、“肉苁蓉与草苁蓉”等的来源、性状、性效的区别。郝近大、谢宗万(2002/2006)“禾本科药物基原考”,“毛茛科药物基原考”;马云桐、万德光(2006)的“虎杖同物异名现象”;韦有华(2007)的“白头翁同名异物本草考证”;孙凤霞(2008)的《本草纲目》中的植物外来词考释;胡苏殊(2008)考释了四则中草药名的语义与得名之由,如“芦荟”、“阿魏”、“芋”、“闹山羊、羊踯躅”。曹海山、杨莉珠(2009)“见肿消”的本草考证;莫德芳、黄海波(2009)的“栝楼”释名以及刘毅、王允等人(2010)的“款冬花本草考证”等。除了名物训诂外,有的学者还考释了《本草纲目》中的疑难词语,如周一谋(1994)“一伏时”考,义为“一复时”,即二十四小时。王知行(1995)诠释了《本草纲目·人部》人傀条“猥生”、“五酉”、“荒裔”三个生僻词语。王林生(2008)“要舟”辨,义为“壶卢做的空瓶,系于腰间,用以渡水、过河”。此外,陈竹友(1999)例举《本草纲目》训反义词的用例,以期提出训反义词概念来拓宽训诂学研究领域;谭宏姣(2008/2009)研究了古汉语植物的同名异实命名现象,如“衅冬”,并补正了《本草纲目》的误释部分植物释名,认为“其可信率达 65.8%”。

(4) 音韵、语法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还有许多有待深入挖掘的地方。音韵方面,张妮(2004)《〈本草纲目〉音注所反映的明代湖北蕲春浊音清化》,从音韵的角度探讨了《本草纲目》反映的明代语音现象,大胆拟测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的音注“很可能反映的是 16 世纪中期湖北蕲春地区的读书音”。刘敬林(2011)考订《本草纲目·草部·凤仙》集解中的“醅”的字音字义,从注音的角度认为“醅”为“醅”的异体,与“醅(腌)”音义相同,对于刘衡如校点《本草纲目》的“醅”疑为“挹”或“脆”的看法,刘敬林认为“‘醅’与‘挹’或‘脆’的字形相去甚远,从共时平面看‘醅’是‘腌’的异体”。论证严密,结论可信。语法方面,李从明(1989/1990/1998)分析了《本草纲目》中的叠音词和时间用语,其专著《〈本草纲目〉字词句研究》是重点研究《本草纲目》的文字、训诂、语法、校勘的语言学著作。施观芬(2001)《〈本草纲目〉的重言》,分析了叠音方式、种类、语法功能、重言的特点以及提出鉴别重言的标准。敖莉娜(2007)硕士论文《〈本草纲目〉重言研究》,着重分析了重言的作用、特点和部分重言的词义。温长路(2009)对《本草纲目》引用的俗语给予了现代医学上的诠释,立意新颖。

2. 有关药名

药名,即药物的名称,它涉及名与实的关系。《本草纲目》收录的 1892 种药物涵盖了矿物、植物、动物等门类,每类药物都有自己的名称,甚至有许多的别名或异名,表现为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现象,而辨析药名的名实关系需要探求词语